





第三四三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資治通鑑後編（二）

清 徐乾學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八至五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薛夢猷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四十一

宋紀四十一
興慶光武
月盡六月凡六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曆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御大慶殿受朝 丁巳以太

子中舍任顥為三司勾當公事 朝廷既用韓琦等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四十八

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軍馬

糧草動踰萬計入險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

使賊乘之所傷必衆今鄜延路城壘兵甲糧草士馬攻

守之計已有次第不患賊之先至也請俟春暖出師賊

馬瘦人饑其勢易制又可擾其耕種縱無大獲亦不至

有他虞又言頃已下敕招攜蕃族首領臣亦遣人探問

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借中國之號而修時

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八十八

頗相接近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乘討伐未行客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不然臣恐隔絕情意假兵無期若用臣策歲月無效然後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吳賊遠懼漢兵威可以招降或即奔竄亦足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仲淹又言廊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先修復城寨却是遠圖請以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永平寨進築承平寨竣承平寨畢功又擇利進築因以牽制元昊東界軍馬使不得併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亦與俱出三路無異朝廷雖許仲淹存廊延一路示招納意仍詔仲淹與夏竦韓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不拘早晚出師仲淹復言去秋遣朱觀等六道掩襲所費不訾皆一宿而還近者竊詔復遣王仲寶等幾至潰敗或更深入事實可憂臣與夏竦韓琦皆一心速望平定但戰者危事或有差失則平定之間轉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八十八

延歲月所以再三執議非不協同乞聖慈裁酌仲淹前後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又言關中民苦遠輸請建廊州之廊城縣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從邊兵就食可省糴價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已未加嘉勳斯資西河節度使壬申詔太常禮院歲以春分祀高禘遣兩制官攝事是月元昊使人於涇原乞和又遣高延德詣延州與范仲淹約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於朝廷乃自為書諭以逆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其書曰曩者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為內地請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真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情嚮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為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車服貴極王公恩信崇厚終始不衰是我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於爾也自此朝貢之臣每來如家馬牛驘羊之產金銀繒帛之

貨不絕於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
甲冑塵委養生送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同堯舜之
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之功也自先大
王薨今皇帝震悼累日嘻吁遣使厚幣賻之禮聽大王
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襲爵不
知真宗有天地之造遣先君之誓書遂僭位號遣人歸
納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非不能以
四海之力支一方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不忍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之八

一朝驟絕含容不殺省初念終天子何負大王哉前代
故事諸侯干紀即日追奪爵命購求罪首朝廷寬大至
於半年有司屢言方命下詔此國家舊章不獲已而行
也二年已來疆場之地耕者廢未織者廢杼戰守之人
日夜豺虎吞噬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歟耶天子遣
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非戰不殺無辜王者之
兵也仲淹拜手稽首敢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請將帥多
務小功不為大畧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

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父母也於大王昆弟也豈
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一二而陳之傳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
衣冠言語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天子侔擬大王
蓋以北朝為比夫北朝與國家為兄弟之邦非藩屏可
方也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大恩乃欲抗北朝之
稱帝乎大王又自謂拓拔舊主之後夫堯舜禹湯固有
後裔復可自立為帝耶若大王之國有強族稱單于鮮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之八

卑之後舉思自立大王能久安乎大王建議之初必謂
漢家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可下今奔衝
邊地頻年於茲漢之兵民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
願歸大王者矣初望無乃異乎天下太平人人泰然不
習戰鬪劉平之徒發於忠敢輕師而進自取其困餘則
或勝或負殺傷俱多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將帥
而下各思奮發爭識進兵關中官兵與民兵百五十萬
招討司先以邊兵五十萬約諸路入界生降者賞殺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六

者斬獲精兵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入賀蘭之居彼兵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也皇帝不殺非辜然師之行君命有所不受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讎為妖為孽因大王也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仲淹方欲與大王議而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惠然留意何善如之但論議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七

爵命按唐方國之禮常遣賓佐入貢於朝則不必用蕃校之名又唐諸蕃所建官名未嘗與中國相雜使其持禮而來則無嫌矣其有功有德者必可受朝廷之命五也昨者邊臣上言乞以官爵金帛招致蕃部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大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向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卹七也又馬牛馳羊之產金銀綉帛之貨有無交易各獲其所八大王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況宗廟有先大王誓書在諸路之兵非無名而舉鐘鼓之伐以時以年大王之國將如之何他日雖請於朝廷恐有噬臍之悔惟大王擇焉

考典李勣曰實錄云元吳後亦有復書未肯去僧號今別見正史西夏傳云元吳雖數勝然死亡愈疾者亦殆半人困於無集則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臨以怨之又謀殺不常附朕數反然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國兵益錄留名將稍出頗究知虜中情狀而元吳始欲臣矣乃以塞門塞主高延德來歸因乞和按延德來歸時元吳未始破臣其乞和偽也又未有財賦數叛事傳序顛倒今不取所稱十不如

之論當更
考詳之

二月辛巳

夏竦言昨韓琦尹洙赴闕與兩

府大臣議用攻策竦涇原鄜延兩路進誅降下出師月
日今范仲淹所議未同臣尋令尹洙往延州與仲淹再
議而固執前奏不肯出師近聞賊聚兵一路以敵王師
若兩路協力分擊要害尚慮諸將晚進士卒驕怯未能
大挫黠虜若只令涇原一路進兵鄜延却以牽制為名
盤旋境上委涇原之師以當聚寇正墮賊計又賊遣蕃
官古頗等相約二十八日設誓歸順朝廷若非懼見進

欽定四庫全書

第四十八

討即欲暫款漢兵大為奔突之計乞早差近上臣餘監
督鄜延一路進兵同入賊界免致落賊姦便詔以竦奏
示仲淹 陝西僉書經畧安撫判官田況言昨夏竦等
為累奉詔以老師費財慮生他變今早為經畫以期平
定故韓琦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稟聖算其守策最備
可以施行不意朝廷便用攻策今一旦稟命不敢持兩
端非有宿定之謀必勝之勢倉卒牽合殊無紀律臨事
進退有誤大舉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

若奏乞中罷則是前後自相違異欲果決進討則又仲
淹執議不同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兵備若更

有侵掠即出兵邀擊以摧賊勢如復怯懦容賊殺掠當

以軍法從事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矣

考異田況新傳

云於是罷出師今但從實錄

先是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討

賊議未決詔環慶副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計事會韓
琦行邊趣涇州而謀者言元昊謀寇渭州已丑琦亟趣
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將以擊

欽定四庫全書

第四十八

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慆為先鋒鈴轄朱觀涇州都監武
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傳皆從面投福等方
畧以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勿糧定供度勢未
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親
至城外重戒之翌日福自新塢外分輕騎數千趣懷遠
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
肅與賊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棄馬羊橐駝伴北
惴引騎趣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其後薄暮福惴合軍屯

欽定四庫全書

黃通鑑卷八

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軍屯龍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去邇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益遠易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癸巳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悍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地賊發伏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壑相覆壓悍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剋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軍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頰絕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先是琦命渭州都監趙律將瓦亭騎二千二百為軍後繼是日與觀英會兵於姚家川福既死賊併兵攻觀英等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陣於觀軍西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自午至申賊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衆遂大奔英律珪傳皆死之監羊

欽定四庫全書

黃通鑑卷八

牧隆城酒稅營斌陝西部押兵士李簡柔遠寨主王虔鎮戎軍監押李禹亨三川寨監押劉筠俱投於陣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餘衆千餘人保民垣四衛縱射會暮夜賊引去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才五里然不相聞也始珪望見福麾幟尚在賊圍中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珪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耳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自若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傳避去傳不答英嘆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前一夕傳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傳督戰太急福等既違節度雖死不足與既而福隨軍孔目吏彭忠得傳戒福書具白琦琦即奏之尹洙為作憫

忠辨誣二篇

考與實錄云韓琦奏今月十二日福等敗於好水川索戶洙集其載甲子福等敗乃

十四日其實自十二日追奔十四日陷洙凡歷三日也

實錄所云人馬乏食已三日並初十日出軍十一日戰

於張家堡其夕兩軍隔山分屯十三日皆逐賊敗

軍食不充若即十二日敗則不應言已乏食三日矣今

從尹洙集方元昊傾國入寇福所統士卒皆非素所撫循臨

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深

悼焉丁酉贈任福為武勝軍節度使策侍中王珪趙律

武英桑懌皆斌李簡李禹亨列肅劉鈞唐忠耿傳王貴

劉千白興楊玉並贈官各追封其母妻及甄錄子孫有

欽定四庫全書

差賜福全順坊第一區購物甚厚又月給其家錢三萬

粟麥各四十斛 戊戌西賊再寇劉瑋堡 忠正節度

使壽國公昕暴得疾帝憂甚集京城知方書者與太醫

治之司天言月掩心前星帝慘然垂涕已亥薨贈太師

中書令豫王諡悼穆命端明殿學士李淑護葬事陪葬

永定陵納旌節符印於壙中帝自制挽詞葬期以五月

且厚為之禮 始朝廷既從政策經畧安撫判官尹洙

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

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

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瑋堡未退

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

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

西路巡撫劉政當屬鄰廷此

云環慶都監不知何時遠敗

詔京東西等九路增募

鄉兵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為就糧禁軍

合十萬餘人用富弼之言也著作佐郎張方平言其非

便再疏不報 丙午京師雨霰 三月辛亥降知鎮戎

軍崇儀使朱觀為供備庫使時韓琦奏好水之役觀雖

力戰拒賊官軍死傷者亦多請降官留任以責後效也

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

納使賊驕急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體量士氣

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任

福已下勇於戰聞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蹤因致陷敗

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

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愚以為報國之仇不可倉卒昔

孟明之敗三年而後報殺之役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兵將不可以愠而致戰若乘威起進兵爲小利所誘勞敝我師則是落賊策中患有不測或更差失憂豈不大以臣所見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處三兩廢寨安存熟戶并弓箭手以固藩籬俯彼巢穴他日賊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間則攻方可就近以擾之出奇以討之耳臣非不知不從衆議則得罪必速泰成敗安危之機國之大事臣豈敢避罪於其間哉又聞夏竦韓琦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七

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元昊始僭兵未動也朝廷即欲討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殆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蹙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念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項以其時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

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力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平所議蓋與吳育同而議者皆不謂然兵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畧以爲邊地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七

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參知政事宋綬曰六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於是名對除直集賢院尋遷太常丞知諫院是月詔止郡國舉人勿以邊機爲名希求恩澤夏四月辛巳降陝西經畧安撫副使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韓琦爲右司諫知秦州職如故任福軍敗琦即上章自劾諫官孫沔等請削琦官三五資仍居舊職俾立後效會夏竦奏琦嘗以檄戒福見利輕進於福衣帶間得其檄帝知福果違節

度取敗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及是乃奉琦使權

癸未降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

戶部郎中范仲淹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故始韓

周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既兩日聞山

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

伊里旺榮為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

聞烏珠書辭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

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焚之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八

卷八

餘又畧加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元昊

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呂夷簡詰周不稟朝命擅入西

界周言經畧專殺生不敢不從坐削官監道州稅宋庠

因言於帝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曰仲淹本志蓋忠於朝

廷欲招納叛羌耳何可深罪夷簡亦徐助衍言知諫院

孫沔又上疏為仲淹辨帝悟乃薄其責 甲申以資政

殿學士陳執中為同陝西都部署兼經畧安撫緣邊招

討等使知永興軍仍詔夏竦判永興軍如故而徙秦鳳

副都部署知秦州曹瑋以副之瑋在秦州前後凡四年

劉平石元孫之敗關輔震恐瑋請籍民為義軍以張兵

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劫儀秦

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特

角圖賊得西州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國王子遣使奉

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党項破甘涼遂與漢

隔今願率首領為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故使副執中

丙午以陳州布衣郭京為大理評事陝西都部署司參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八

卷八

謀軍事京少任俠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帝召

見特命以官建州布衣徐復賜號冲晦處士復初遊京

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行卦氣法自筮知無祿

遂亡進取意游淮浙間以學易為事凡數年益通陰陽

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又精明樂理凡七音十

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命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帝

方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作鐘磬

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八十八

六

其器其可用乎後媛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言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於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君德乎帝又問變故與前世何若復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君德不同陛下無深慮也帝問何故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服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已容納西羌之變起自元昊不得已而應之雖兵連不解神人皆知非陛下本心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得無他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處士號補其子發試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已巳下德音降陝西囚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特支軍士緡錢振撫邊民被鈔畧者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八十八

六

親屬五月戊午以右班殿直趙珣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都監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徽外山川邑居道里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韓琦言於帝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既成臨觀之於是陳執中薦珣為沿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共奏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數無如珣者即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授兵萬人賜御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達黨留百餘帳處近塞為暴珣白府引兵三萬自靜邊歷擦吳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滄殿後為賊所掩珣登阪望見縱騎數百復入拔滄之衆以出士皆嘆服瑪爾珍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之遣以錦綉瑪爾珍聽命左正言孫沔奏南郊并逐年聖節凡文資並許奏蔭子孫弟姪畧無定數若皇親后族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不限才愚盡居祿位未離襁褓已列簪紳將國家有數之品名給人臣無厭之私惠故使父兄不

教訓子弟不修藝業俾之從政徒以害民欲乞今後約束人數定其久制以為萬世之法沔累奏皆與大臣牾又薦田況歐陽修張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諫官自代甲子沔罷為工部員外郎提點兩浙路刑獄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三司給陝西軍費 乙丑追封皇長子為懷王賜名昫 辛未參知政事宋庠樞密副使鄭戢並罷庠守本官知揚州戢加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庠數與爭論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之四十八

十一

夷簡不悅帝顧庠頗厚夷簡忌甚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是日於上前識其事庠遽請斬仲淹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帝問夷簡夷簡徐以杜衍之言為是庠遂蒼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為夷簡所賣也於是用朋黨事與戢俱罷 以知制誥王譽正參知政事既入謝帝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

用卿 以知益州任中師知河南府任布並為樞密副使 詔夏竦屯鄜州徙陳執中知涇州時兩人讖邊事不合故分任之 壬申徙知耀州范仲淹知慶州兼管

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之四十八

十二

入界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者質其首領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 僉書陝西經畧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帝嘉納之 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部署司自今西賊犯塞方得出兵掩擊諸族以牽其勢自餘毋得擅行侵掠始用田況言也 已亥陝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言四路沿邊所守地界約二千餘里屯兵二十萬鄜延六萬八千環

慶五萬涇原七萬秦鳳二萬七千餘分屯州軍縣鎮城寨及疲懦殘傷不任戰鬪外總其可用者僅十萬餘人每賊由一路入寇常多官軍數倍故三至而三勝餘衆寡之勢不侔也今須較四路之勢因其事形益屯兵馬以待其來其先涇原路接天都山去賊巢穴為近山川平易可以出大兵若勁騎疾馳則渭州且暮可至自渭以來沿涇河大川直抵涇邠略無阻閼彼若大舉為深入之計須繇此路而原州界明珠滅藏等族其迹多向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三

背朝廷雖令招撫其應命者皆非首領其所賜物色旋送賊所以作歸投質驗每賊至常出人馬為助策此路見在熟戶萬餘帳從來驕黠山外之戰觀賊入寇道路會戰之處一如宿計彼之遠來安能知此皆熟戶為之鄉導也四路之中今此路最為急須益兵三萬屯渭州以備出戰為鎮戎山外之援以萬人屯涇州控扼要會為原渭聲勢如此則可以杜深入之患其次環慶路素為險隘之地慶州東路華池鳳川與賊界金湯白豹相

接兼北路東西谷所距甚近若分頭入寇則何以支梧今所管兵纔二萬仍分在環慶二州二州之兵不能更相為援必須益兵二萬屯二州近邊城寨來則合力以戰居則分頭以守亦足以制賊之衝突也其次秦州絕在西南去賊界差遠彼若深入慮涇原之兵斷其歸路今秦州兵馬共二萬七千分屯諸城寨外正兵不及萬必須益兵萬人分屯安遠伏羌等寨以扼東西之來路其次則延州兵馬見摠六萬分置六將上下親附士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三

樂用足以捍禦不須益兵今防秋甫近若不蚤為處置一失機便為患不細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寨柵為控扼賊遠來利在虜掠人自為戰所向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門寨鎮戎之劉瑤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寨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鈔畧驅虜人畜齎致財貨人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鬪志以精兵扼險強弩注射旁設奇伏斷

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扼其歸路追逐掩殺者由兵寡而勢分也若尚循故轍終無可勝之理又鄰路兵馬會合策應率皆後時顯是逗撓為自全之計請嚴勅部署司每賊至令鄰路即時策應違者以軍律論又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且任福坐違節度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帥由是忤宰相意并他議多格不行 西北邊皆有蕃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三

兵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羌戎種類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顯麟府各有本族職名月俸外歲時賞給有差自元昊反先破金明寨殺李士彬父子蕃部既潰乃破塞門安遠寨圍延州蓋其離落先亡矣於是王堯臣建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後邊備稍懈守將惟務姑息浸成驕黠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

州山外皆被侵擾近界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累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効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檢覆得首級及傷者始以物賞仍依本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詔如所請 象州防禦使內副都知王守忠得疾大書以授其子崇吉等曰公直忠孝事國保身而不及其私辛丑卒贈武康節度使謚僖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三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八